

# 动机

〔日〕清水一行 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机

〔日〕清水一行 著

孙明德 译 金 中 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91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沈海滨  
封面设计：李欣

动 机  
Dong ji

〔日〕清水一行 著  
孙明德 译 金中 校

---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  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9<sup>8</sup>/<sub>16</sub>·插页2  
字数：190,000  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6,500

---

ISBN 7-207-01243-8/I·260

定价：4.30元

## 译 序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大阪市到东京访问，乘新干线到达东京时正好是上班高峰时刻。车站内外挤满了去上班的人群。他们都是从几十公里郊外坐电车赶到东京来上班，再从东京站分乘地铁、电车、公共汽车奔赴各自的工作单位。开车铃一响，人们穿过候车大厅向各月台冲去，象军队接到冲锋命令一般争先恐后地挤进车厢。站员站在车门口把一只脚在车内，另一只脚还在车外的最后一名乘客塞进车厢，待车门刚关上电车就启动了。日本人的生活节奏非常紧凑，真是分秒必争。待上车后，无论多拥挤的车厢，人们站也站不稳，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在读。

陪同我的丁君告诉我：这些薪水阶层最辛苦了。从大学毕业一直干到退休，除星期日以外，天天如此，几乎没有一点空闲。运气好的升个一官半职，临退休时领到一笔退休金，凑合着买一套房子，安度晚年。一遇到挫折，轻则两手空空，重则连命都搭上。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就是靠这些普通职工的辛勤劳动支撑起来的。

待上了电车，丁君随手递给我一本周刊杂志。日本的周

刊杂志多得无计其数。车厢里、月台上扔得到处都是。日本人叫这种杂志为“读完就扔”货。我看着封面是裸体女人，用上等纸张印刷的这种“读完就扔”的杂志，觉得实在太可惜了。我随手翻到一篇报导：一位银行职员遭受暗算，全家服毒自杀……。丁君告诉我：这种周刊杂志最缺德了。那些记者揭露他人的隐私，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进身阶，而被揭发者往往在大众传播工具的攻击下弄得身败名裂。有的人遭到冤枉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清真相，亦已去掉半条命了。

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，整个社会就象一部复杂的机器，人们一不注意，掉进机器里就会被碾得粉身碎骨。在银座、丸之内的闹市，栉次鳞比净是保险公司和银行：第一劝业银行、住友银行、三菱银行、三和银行……它们主宰着日本经济。从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，一跃成为经济大国，银行起着杠杆作用。银行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。

回国后，读到孙明德君翻译的清水一行的小说《动机》。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这部小说，并校阅了译文。读完《动机》，终于使我揭开了银行和周刊杂志这两件怪物的谜。

《动机》描述的是某银行分行长亘理靖皓在银行上层人物导演的“桃色事件”中被迫充当替身，最后成为牺牲品，以致走上了犯罪道路。

在作品中，作者无情地揭露了银行上层人物勾结企业界头头融通资金、倒卖股票、攫取数以亿计的巨额利润，中饱私囊，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。七十一岁的大谷会长迷恋二十八岁的“国际小姐”友田明子。他用巨款为这个情妇买进一套高级公寓，金屋藏娇。当这一丑闻行将败露时，当时

任他的秘书的亘理便被说服充当了他的替身，并认领了大谷和明子的女儿雅美。亘理在银行里勤勤恳恳工作了二十七年，由于他充当了替罪羊角色，最后在大谷的“恩赐”下，当上了一名有名无实的董事。在银行中会长派和总裁派的排挤倾轧下，有人投书《内外周刊》，揭露亘理“以五千三百万巨款购进高级公寓馈赠情妇，新任董事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”。亘理始终忠实于大谷会长，当了替罪羊，还不敢对妻子说明真相，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为了揭开银行上层的丑恶内幕，报复那些作弄自己命运的上层人物，为了向妻子儿女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，亘理被迫选择犯罪方式——杀死记者中西。这样，亘理无法用自己的嘴辩明的事实真相，必定会通过司法和新闻机构对杀人案件的调查而公诸于世。

作者清水一行被称为“用金钱写作”的作家。乍一听，这个称号似乎是贬词。其实，作者每写一部小说都要花去大量的采访费。这部揭露银行内幕的社会小说，就是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，取得第一手资料，经过加工提炼后写出的。我认为《动机》不失为一部形象化的金融教科书。为了了解日本银行的真相，我建议广大读者不妨读一读这部小说，定会从中得到教益。

金 中

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于山东大学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译 序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一 章 风云突变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不速之客   | 14  |
| 第 三 章 优柔寡断   | 30  |
| 第 四 章 拉帮结伙   | 40  |
| 第 五 章 公寓风波   | 51  |
| 第 六 章 举杯庆贺   | 63  |
| 第 七 章 贷款真相   | 77  |
| 第 八 章 穷追不舍   | 92  |
| 第 九 章 灾难因果   | 109 |
| 第 十 章 真相难明   | 119 |
| 第 十 一 章 危机叠起 | 131 |
| 第 十 二 章 自杀骗局 | 145 |
| 第 十 三 章 明枪暗箭 | 155 |
| 第 十 四 章 银行信誉 | 172 |
| 第 十 五 章 两双皮鞋 | 187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六章  | 孤立无援 ..... | 205 |
| 第十七章  | 家庭风波 ..... | 220 |
| 第十八章  | 闲职难捱 ..... | 235 |
| 第十九章  | 翻案意识 ..... | 247 |
| 第二十章  | 吐露真情 ..... | 260 |
| 第二十一章 | 地狱磷火 ..... | 273 |
| 第二十二章 | 落日动机 ..... | 289 |

## 第一章 风云突变

从国营电车获洼站朝杉并西保健所方向走，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向右拐，约走六分钟，会看到一座有白色阳台的十层楼，这便是双叶公寓。这条路线是亘理打电话从本州银行获洼分行询问处了解到的。

街上还没上灯，亘理靖皓绕过一家酒吧伸到街上的招牌，在香烟铺的自动售货机前买了一盒七星牌香烟。

一阵清爽的微风拂面吹来。虽已是傍晚六点三十分，五月的天空却还没黑下来。

此时，正值下班的高峰时刻，人们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，离开市中心的办公区，匆匆忙忙赶着回家。车站前的这条狭窄的胡同里，几乎被步行的人流占满了。人们迈着急碎的步伐，目不斜视地向前走着，宛如一条输送带在有节奏地运行。亘理靖皓没有撕开刚才买的香烟，只是把它信手塞进口袋，再次挤进了下班的人流。

亘理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混杂在鱼贯而行的人流中，没什么引人注目的特征。他那黝黑的皮肤，油光锃亮的宽阔额头，整整齐齐三七分开的乌黑短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普通

职员。他身着一套入时的深灰色西装，规矩地扣着扣子，一条素色藏青花纹领带的扣结系得松紧适度，衬托出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。

亘理生于大正十三年，今年五十一岁了，但却看不出这样年龄的人常见的那种臃肿样子。总的印象是肌肉结实，身材匀称，尤其从背后看上去肩膀宽阔有力，给人以稳重可靠的感觉。只是，在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不时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。

亘理第一次走这条路，他经过保健所的那条街，从第二个路口径直向右拐，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所十层楼的双叶公寓。

亘理强闻博记，无论多么复杂的地理情况，只要听人讲一遍，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。这也是他担任银行分行长四年期间走街串巷拜访客户养成的习惯。

亘理看清玻璃门上写着双叶公寓四个镀金大字，后退三步仰首细细观察着这座大楼。

公寓大楼前面是一条仅有四米宽的小巷，刚刚能错过汽车。这幢十层楼房坐落在住宅区的正当中，虽然不是近年来强调光照条件以后的新建筑，但外墙刚刚粉刷一新，在绚丽的夕阳余辉映照下，雪白的墙壁显得格外醒目。

这一带看不见树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沥青马路和栉比林立的房屋，而且净是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和公寓。

亘理从一楼开始仔细看门牌。他要找的是七〇五号。每层住六家，七楼上的哪一家是五号呢？该从左侧，还是从右侧数起呢？

有几户人家亮着灯，其余的窗户仍是黑洞洞的。事到如今已无路可退，但亘理还是仿佛再次下定决心似的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咬紧嘴唇，表情紧张地踏进门厅。门厅内灯光昏暗，铺着人造大理石的地面，踩上去硬得硌脚。仅有的一架电梯此时正落下来，在亘理面前开了门。一个挎着篮子的中年妇女低头盯着脚尖走出电梯。天这么晚了，她是去买东西的吗？

亘理与挎篮子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走进电梯，回头朝门厅望了一眼，按下七楼的电钮。

电梯以缓慢的速度开始上升。

别着急，反正他还回不来。不过，他究竟回来了没有，必须弄清楚才行。

电梯上升的速度缓慢，煞闸更是极不灵活，突然猛烈地晃动着停在七楼。阳台式走廊向左右展开，从左边数起一号，电梯口两侧是三号 and 四号。亘理出了电梯向右拐，在第二个门口站住了。门前挂着一个名牌，上面写着“中西干男·也寸子”。亘理习惯地轻轻拽了一下西装的下摆，按下内线传呼话筒的电钮。

“您回来了。”

应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声音。中西还没有回家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叫亘理，在本州银行工作。请问，中西先生去内外书店上班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我有句话要找他说。请原谅。”

“对不起，他还没有回来呢。”

内线传呼话筒只有拳头大小，里面传出的声音突然降低了调子。

“五点左右，我给内外书店挂过电话……”

“喂，请稍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开门。”

中西干男的妻子发现来客不是那种登门串户的推销员，便关掉传呼话筒，快步走到门口，卸下链条锁，推开了沉甸甸的房门。

屋里似乎在煮什么东西，一股香甜的酱油味立刻扑进亘理的鼻孔。

站在面前的是一位皮肤白皙的漂亮少妇。她圆圆的脸蛋，清澈的大眼睛，给人以清新明快、无忧无虑的感觉。新婚一年半后，她的体态和肌肤，甚至表情上，正溢出一种成熟的女性美。

“打搅您了！”亘理对也寸子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原谅。”

“没什么。我叫亘理，是本州银行的。”

亘理镇静地从名片夹里抽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也寸子。

本州银行董事·亘理靖皓

也寸子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脸上不由现出紧张的神色。

“可您……”

“我的名字，你丈夫没跟你提起过吗？”

“嗯，他什么也没说过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只是想来跟他说句话。我刚打过电话，他们说会议在六点后结束。”

“……我丈夫他说了要在家里接待您吗？”

或许是名片上本州银行董事的职衔产生了作用，也寸子的口吻变得客气多了。

“不，没约好。我在电话里没跟中西先生直接交谈。”

“噢，原来这样。我丈夫在家里一般是不谈公事的……”

“是吗！站在他的角度上，这也许是很自然的。不过，我登门拜访，可不是有求于他呀！”

此时此刻，对中西的那种优越感和盛气凌人的态度，亘理已经不再感到愤怒了。

“请原谅。”也寸子歉疚地鞠了一躬。

“从何说起呢？我在银行里干不下去了，今天接到了内部通知，在五月底召开的股东总会上，我不能继续担任董事职务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被解职了。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”

“……解职？”

“是的，我干了二十九年。”

“可是，这跟我丈夫……”

“不，我是想跟中西先生的太太，也就是您说一声。至于中西先生吗，他一会儿就会知道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两年……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您跟中西先生结婚才一年半，自然不知其中详情。所以，我才来跟您说一说。”

“让我说什么好呢？”

“您就不必多说了。”

亘理不动声色地说完，轻轻鞠了一个躬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您再稍等一会儿吧。他今天下班早，该回来了。”

“不，我告辞了。我只是想事先告诉太太您两件事：一是中西先生今天可能回不来了，再就是由于两年前的一件事，我被撤掉了董事职务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请您多多保重。”

亘理又向也寸子鞠了一躬，退出门去。

也寸子目送着这位彬彬有礼却又难以捉摸的来客微微躬的背影，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慌乱，关上了门。

亘理乘电梯下到一楼，走出双叶公寓，朝刚才拐过的十字路口相反的右边走去，在另一个小十字路口的街角站住，撕开来时买的七星烟，抽出一支点燃。

黄昏静静地落下帷幕。晚霞失去了绚丽的色彩，遽然变成黑黢黢的一团。亘理又点着一支香烟，下意识地按了按西装左侧的胸口袋。

时间悄悄溜走，亘理换上第三支烟。在这短短的半小时里，亘理回忆起两年来经历的剧烈变化。一时间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在亘理的人生道路上，从未有过如此艰难曲折、充满怨恨和憎恶的时期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头不高，身材瘦削，留着短发的年轻人拐过亘理从荻洼站来时经过的那个小十字路口，低着头走了过来。他身穿一件中灰色西装，敞着前襟。此人就是内外周刊编辑中西干男。

令人憎恶的小眼睛，稀疏的眉毛，瘦长脸。两年来，亘理一刻也不曾忘记过这张面孔。

亘理扔掉烟蒂，用脚尖踏灭，大步迎上前去。

中西抬头一看，不由怔住了。

“我是亘理。”亘理挡住中西，低声说。

“嗯？……”

“本州银行的亘理靖皓。”

……

“嗯，记不得了？”

中西歪起脑袋瞅着亘理，突然他的脸上现出吃惊的神色。

“啊，原来是亘理先生。”

“你忘了可不成啊。”

“啊，可不是，上次见面是在很久以前了。”中西尴尬地笑了笑。

“不，只有两年。”

“两年？对对，是两年。”

“准确地说，你第一次找到我到现在，已经过了一年十一个月零二十七天。打那次见面后，我们打了半个月交道。”

听了亘理这番话，笑容顿时从中西颧骨高耸的脸上消失了。

“那你找我有何贵干？”中西疾言厉色地反问道。

“有话找你说。”

“什么？现在谈？这么晚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让我怎么说呢？几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不，是今天的事情，就在几小时前……”

“出事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可是你跑到我家里来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有话明天去公司再说吧。”

中西明显地感到不安，摆好架式望着亘理。亘理突然淡淡地笑了笑。

“刚才你太太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你找过我老婆？……”

“对，跟她打了个招呼。”

“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当然有。今天，我接到本州银行的内部通知，下届董事我干不成了。我想让你太太也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五月二十八号，在定期召开的股东总会上，我将离开工作了二十九年的本州银行。”

“你要辞职？”

“是被迫辞职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调往单位还没定下来。恐怕银行不会为我介绍去处的。”

“原来这样。可这并不是我的责任呀。”

“是吗？”亘理锐利的目光直刺向中西。

“我只不过为了工作才写了那篇报导。”

“为了工作，就无所谓吗？”

“我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写的。周刊杂志登出这样的文章，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呀！”

“可选材的是你。”

“那是我的工作！”中西噘起嘴巴，毫不示弱地反驳道。

两人怒目对视，过往行人不时回头望着他们。不知何时太阳已经西沉，两人的身影笼罩在薄薄的夜幕之中，四周人家和公寓却陆续亮起了灯，显得格外眩目。

“在当时，题材是可以更换的。内外周刊的总编辑朝山曾经对我说过，只要你同意就可以撤掉那期专集。可是，中西先生，你却不同意。当然喽，事到如今我再发牢骚也无济于事了。换一个角度说，在你看来，作为一个编辑，你所写的是证据确凿的事实。然而，你的笔却使一个人在其后的两年里走向了毁灭。今天，就在刚才，已经证明那个人彻底毁灭了。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。”亘理怒火中烧，声音颤抖地斥责道。

“难道说，连这种言论责任也要承担吗？”中西强辩道。

“那么，结果如何，就不关你的事了吗？”

“别嚷了！”

“你并不了解整个事实的真相！”

“我没有必要全部了解！”

“真的吗？人生在世，什么事情都会碰到，有时候想躲也躲不过去。可是你，却用你手中的笔，把一个人苦心经营